

【先秦至六朝文学】

论先秦楚辞和《山海经》对雷神的书写

李炳海

【摘要】《楚辞·招魂》中记载的雷渊就是蒲昌海,也叫罗布泊,这是汤炳正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蒲昌海的地理形势和自然生态可以与《楚辞·招魂》中对西部地区的描写相互印证。《山海经·海内东经》中提到的雷泽,实际上是雷渊,也在蒲昌海地区。其中的地名吴西,又叫大西,指遥远的西方。它与《诗经》中所说的大东,《管子》和《国语·齐语》中提到的西吴和西虞两个地名,能够互相印证。在《离骚》和《远游》两篇作品中有抒情主人公定向神游的情节,其中雷泽都出现在遥远的西方。《韩诗外传》和《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的雷神位于东方,与处于西方的雷神形成两极分立的格局。《易传》把雷的生成方位定在东方,被纳入古代的“五行说”,成为古代中国的传统观念。而《远游》把雷神与西方相配,虽然与“五行说”有相通之处,却未能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构成因素。

【关键词】雷渊;雷泽;蒲昌海;东部雷神

【作者简介】李炳海,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中原文化研究》(郑州),2023.1.71~7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古丝绸之路文献名物研究”(2018VJX023)。

雷神崇拜是世界古代各民族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华民族同样如此。《楚辞·招魂》(以下简称《招魂》)提到雷渊,《离骚》《远游》抒情主人公的神游,都有雷神伴随的情节。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古代早期文献的《山海经》《韩诗外传》,也有记载雷神的条目。那么,楚文化系统中的雷神有何特点?它与中土早期文献记载的雷神有哪些异同?对于这些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尚存可以拓展的学术空间。

一、雷渊与蒲昌海

《招魂》第一个板块渲染四方及天上、地下的恶劣环境,其中对西方所做的叙述如下: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

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徨无所倚,广大无极些。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1]200}

这个段落共17句,其中提到西方之地的一系列物类事项,而以雷渊最为令人关注。对此,古今注家已有多种解说,而以汤炳正等学者的论述最有价值,现抄录如下:

雷渊,神话地名。或谓即今新疆蒲昌海。于阗河至此,潜流入地,水旋之声如雷,鸟飞其上,辄为气流卷入渊中。此云“旋入雷渊”,即所谓人被旋入其中。参见《水经·河水》。^[2]

这是把雷渊认定为蒲昌海,亦即新疆境内的罗布泊。关于蒲昌海,《汉书·西域传》有如下记载:

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关、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

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3]3871}

班固认为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发源于葱岭的叶尔羌河，另一个发源于南山的于阗河。这两条河流汇合之后即后代所称的塔里木河，注入蒲昌海，又称盐泽。蒲昌海在汉代的水域面积方圆三百里。令人奇怪的是，它虽然接纳众多水系，注入其中的水量很大，可是，整个湖面却呈现恒定状态，即所谓的“亭居”。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湖内的蓄水保持稳定，不发生变化。这就引发人们的猜想，认为蒲昌海所接纳的水潜行地下，到积石山而与地上的黄河相衔接，是黄河的源头。班固所处的时代，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他对蒲昌海所做的记载基本是客观叙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酈道元《水经注·河水》对蒲昌海有如下记载：

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广轮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深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4]21}

酈道元对蒲昌海所做的叙述，一方面借鉴了《汉书·西域传》的相关记载，另一方面吸纳了关于蒲昌海的民间传说，对它“洄湍电转”的水势大加渲染。在先民的想象中，既然蒲昌海潜行地下，那么在下泄过程中它必然出现巨大的漩涡。至于说漩涡所产生的吸力能够使高空的飞鸟坠落水中，则是夸张之辞。酈道元对蒲昌海所做的记载，保留了古代的传说。《招魂》对雷渊所做的渲染，当是取自这方面的传说，带有神奇的色彩，雷渊确实是以蒲昌海为原型。

既然称为雷渊，必然是雷神所居之处。在中国古代早期神话传说中，雷神是龙形，先秦两汉许多文献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不再赘述。无独有偶，传说雷

渊所在的蒲昌海一带确实存在以龙相称的名物。《汉书·西域传》有如下记载：“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3]3878}这里叙述了楼兰国在陆上丝绸之路所处的位置。楼兰故地在今新疆若羌一带，白龙堆在蒲昌海东部，与楼兰国相邻，蒲昌海与白龙堆接壤。《汉书·匈奴传》提到白龙堆，颜师古注引孟康如下说法：“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3]3817}这是把土堆的形状说成龙形，投射出龙崇拜的影子。《水经注》卷二还有如下记载：

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址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浚其岸崖，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4]20-21}

龙城位于蒲昌海东北。蒲昌海泛滥，龙城被冲毁，只剩城墙地基。文中用那里的水势附会龙城之名的由来，其实，称该地为龙城，是因为那里与蒲昌海相邻的缘故。

白龙堆、龙城均与蒲昌海接壤，其名称都有龙字。传说中的雷神龙形，由这两个地名也可证明，蒲昌海确实是神话中的雷渊。

《招魂》所记载的雷渊，是把它置于沙漠的背景之下加以书写的。先是称“西方之害，流沙千里”，然后提到雷渊。从蒲昌海所处的地理位置考察，它确实与沙漠为邻，它的东南是库姆塔格沙漠，西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边缘。《招魂》把雷渊，亦即蒲昌海置于沙漠背景下加以叙述，合乎那里地理形态的实际情况。

《招魂》又称雷渊一带“其土烂人”，王逸注：“言西方之土，温暑而热，焦烂人肉。”^{[1]200}从蒲昌海附近当时的地理形态考察，这里所说的“其土烂人”，不是指地面温度过高，而是沼泽地容易使人沉陷其中。

《水经注》卷二对于蒲昌海泛滥之后的景象有如下叙述：

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也。行人所径，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4]21}

蒲昌海溢出之后，泛滥区形成地域广阔的沼泽。人和牲畜如果经过那里，要在地面铺上毡子，在毡子上卧倒前行，否则，就会沉陷于沼泽之中，身体就会腐烂，这就是《招魂》所说的“其土烂人”。

《招魂》还提到雷渊一带“赤蚁若象，玄蜂若壶”，那里的蚂蚁和蜜蜂都形体硕大，这也是以蒲昌海泛滥之后所形成的沼泽为背景。在沼泽地带，野兽无法生存，飞鸟也很稀少，正如《水经注》所说的“寡禽”。然而，这种自然生态却是虫类的宜居家园。蚂蚁是爬虫，蜜蜂是飞虫，它们在沼泽地带能够大量繁衍，并且形体大于常见的同类之虫。《招魂》的描写虽带有夸张性，但确是以湿地生态适于虫类繁衍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并非虚构。

《招魂》还对雷渊一带有如下叙述：“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王逸注：“菅，茅也。”^{[1]200}《招魂》的这段叙事，也是以蒲昌海泛滥所形成的沼泽地为背景，沼泽多为盐碱地，不能种植农作物，却适于菅草类植物生长。古楼兰国位于蒲昌海西南，境内沙漠湿地参半，《汉书·西域传》对这个邦国有如下记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3]3876}文中所说的沙，指沙漠。卤，指盐碱地。这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邦国，盐碱地生长的葭苇、白草可以充当牲畜的饲料。由此推断，蒲昌海泛滥所形成的盐碱地，生长的也是这类植物，其中包括菅草。

综上所述，《招魂》所记载的雷渊，确实是以蒲昌海的传说为原型。把雷渊的地点，锁定在蒲昌海，不

仅可以对雷渊形态的由来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与雷渊地区相邻的各种风物，也能在蒲昌海一带的自然生态中找到根据。上述事实表明，远在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的战国中后期，有关蒲昌海的一系列信息已经传入楚地，成为《招魂》创作的重要素材。《招魂》对雷渊所在地进行的书写，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而且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雷泽与雷渊

《招魂》提到雷渊，洪兴祖补注：“《山海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1]200}洪兴祖所引《山海经》之文见于《海内东经》，具体条目如下：“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郭璞注：“今成阳有尧冢灵台。雷泽在北也。”^{[5]382}成阳，汉代县名，其地在今山东菏泽东北，郭璞认为《海内东经》所记载的雷泽位于该地。吴承志称：“雷泽即震泽。《汉志》具区泽在会稽郡吴西，扬州薮，古文以为震泽。震泽在吴西，可证。”^{[5]382}吴氏所说的《汉志》指《汉书·地理志》。他根据《海内东经》关于雷泽在吴国西的记载，断定雷泽就是具区泽、震泽。吴氏的结论在当代得到普遍认可，袁珂先生称：“此《海内东经》‘在吴国西’之雷泽，却当是震泽，即太湖。”^{[5]382}雷泽指的是太湖，几乎已成定论。

单从雷泽在吴西的记载而判定所指地域是太湖，似乎合乎情理。可是，如果从《山海经·海内东经》的条目编排考察，又使人对这个结论产生怀疑。排在雷泽前边的三个条目依次如下：

国在流沙中者埵端、玺□，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

西胡有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5]379-381}

这三个条目所涉地域,是以流沙和昆仑虚作为空间定位的坐标。而流沙又与昆仑之虚相邻。《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5]466}既然如此,就可以把昆仑山、流沙作为考察相关地域的参照系。“国在流沙外者”,具体可考的有大夏,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流域;有大月氏,在大夏北,葱岭以西。显然,这里所说的流沙,指的应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于后边条目提到的白玉山、苍梧都在流沙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边缘。昆仑虚东南,其地在今新疆和田一带。显然,《海内东经》上述两个条目,是按照自西向东的顺序依次推移。有关雷泽的条目列在白玉山之后,其所处方位更加靠东,应是在今昆仑山以北地区。总之,《海内东经》的条目编排表明,雷泽对于中土而言处于遥远的西部地区,与流沙,即塔克拉玛干沙漠相邻。否则不会把它置于与流沙相关地域系列的末尾,即流沙的东部边缘,而这正是蒲昌海所处的空间方位。《海内东经》雷泽以下的条目,所涉地域均在东部及东南沿海,已与西域无关。因此,雷泽条目成为流沙系列地域的末端。

从《海内东经》的条目编排考察,雷泽的位置应在西域,即流沙东部边缘的蒲昌海,雷泽不在中土。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雷泽“在吴西”之语。这里所用的吴字,不是取其常用意义,不是指吴地,而是用它的特殊义项。《方言》卷十三:“吴,大也。”华学诚先生汇证:

吴:戴震《方言疏证》:“《周颂》:‘不吴不敖。’毛传:‘吴,哗也。’《说文》:‘吴,大也。’”……王引之《经义述闻》第二十二《春秋名字解诂上》“附周王子虞字

子于”条,“虞、吴古字相通。《方言》:‘吴,大也。’又曰:‘于,大也。’”^{[6]892-893}

吴有“大”之义,其本义是高声说话、喧哗,故引申出表示“大”之义。吴西,亦即“大西”。关于“大西”的具体含义,可用《诗经》的“大东”之称加以印证。《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室。”惠周惕称:

“小东大东”,言东国之远近也。《鲁颂》“遂荒大东”,笺:“大东,极东也。”……皆以“大东”为“极东”。远言“大”,则近言“小”,可知矣。^[7]

《诗经》中的大东,指的是遥远的东方,是以中土为本位而给出的名称。另外,对于西域邦国,中土文献对它们的称呼也往往冠以大字,用以表示与中土距离的遥远。夏本指中土西部地区,大夏则是指位于阿姆河流域的中亚邦国,意谓处在比中土西部更加遥远的西方。月氏族本来生活在在中土祁连山一带,西迁之后则称为大月氏。秦本中土邦国,处于西部,而远在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则以大秦称之。吴有表示大之义,“在吴西”,意谓位于大西,亦即遥远的西域。雷泽指蒲昌海,亦即罗布泊,相对于中土而言,它确实处于遥远的西部地区。称雷泽在吴西,这条记载也可证明雷泽位于西域,而不是在中土,解读的关键在于把握“吴”字的特殊用法,而不能用它的常见意义加以理解。

《海内东经》所记载的吴西,指西域邻近流沙的地区,先秦其他文献也有类似案例。《国语·齐语》叙述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时写道:“悬东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拘夏,西服流沙,西吴。”^[8]这里是流沙与西吴连言,两地相邻。所谓的西吴,也就是《海内东经》记载的吴西。吴西指遥远的西方,西吴则指西部遥远的地方。两者表达的意义相同,

只是词序相反而已。《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率兵远征,“西至流沙、西虞”^{[9][425]}。西虞,亦即《齐语》所说的西吴。“虞”字,构形从吴,亦有表示大之义。由此可见,把西域与流沙相邻的地域称为吴西、西吴,是战国文献反复采用的书写方式,《海内东经》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吴有表示大之义,楚辞中可以见到这种用法。《九歌·国殇》首句是“操吴戈兮披犀甲”,姜亮夫先生校注:

吴戈,当从一本作吾科,或吴科。吴科,即吴魁也。《广雅·释器》:“《方言》:‘吴,大也。’《吴语》:‘奉文犀之渠。’韦昭注云:‘渠,楯也。’渠与魁一声之转,故盾谓之渠,亦谓之魁。”^[10]

照此说法,吴戈指吴科,系大盾,吴字表示大之义。对于《国殇》这句诗,清人钱绎所做的辨析更为深入:

“吾”与“吴”、“科”与“魁”,皆声之转。吴之转为吾,犹吴之转为侯也。《说文》:“侯,大也。”《邶风·简兮》篇:“硕人侯侯。”毛传云:“侯侯,容貌大也。”“吴”“吾”“侯”,声近义同。然则吴魁犹言大盾,不必出于吴,亦不必为魁帅所持矣。^{[6][893]}

其所做的辨析极有说服力,“吴”字表示大之义,《国殇》所取的是这种用法。或称,《山海经》出自楚人之手,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运用“吴”字而取其表示大之义,《海内东经》和《国殇》在这方面体现了楚文化内部词语运用的一致性。

三、雷神所处地域的两极分立

《招魂》《海内东经》记载的雷渊、雷泽位于遥远的西部地区,反映的是楚文化对雷神所处地理方位的认定。与此相应,先秦楚辞作品中定向的神游叙

事,雷神也都是出现在西方。《离骚》抒情主人公在从昆仑山向天宫神游过程中,“雷师告予以未具”,雷师即雷神,他称自己还未能备办,不能陪同抒情主人公前行。古人想象的昆仑神境、天庭均位于西北方,雷神在这个区间出现,那里是他的家园。《远游》抒情主人公的神游,其中提到“左雨师使径待,右雷公以为卫”,这个阶段的神游是以北斗星所在的方位为起点,而最终“忽临睨夫旧乡”。所谓的旧乡,指楚族发祥地若水,亦即雅砻江一带,位于中土西南边远地区。抒情主人公是从西北向西南神游,在此过程中,雷神充当侍卫,雷师还是作为西方之神出现。

把雷神所处方位锁定在遥远的西方,这种做法在汉代纬书中也可以见到。《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含神雾》如下记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相传伏羲是他母亲华胥氏在雷泽履大迹而生,既然称为雷泽,当然是雷神所居之处。关于华胥,是传说中的西方之地,与中土的距离极其遥远。《列子·黄帝》记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张湛注:“斯,离也。齐,中也。”^[11]这是说华胥氏之国与中土的距离极其遥远,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关于弇州、台州的具体方位,《淮南子·墜形训》有明确记载:“正西弇州曰并土。”“西北台州曰肥土。”^[12]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对于中土而言是在大西北。华胥氏在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的神话,是以遥远的西北边远地区为空间背景,把雷神所在地认定为西方,继承的是《招魂》和《海内东经》所体现的楚文化传统。

先秦时期楚文化系统中的雷神位于遥远的西

部地区,而其他先秦两汉文献,还可以见到对雷神所处方位的另一种记载,它不是位于遥远的西方,而是在中土的东部地区。《韩诗外传》卷十有如下记载:

东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闻于天下。过神渊,曰:“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曰:“以訢之言饮之。”其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三蛟一龙而出。雷神随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13]

菑丘訢饮马的神渊,其实就是雷渊,是雷神的栖息之处。那里除了雷神之外,还有许多蛟龙守护。神话中的雷神龙身,因此,作为雷神属下的是一群蛟和龙。关于菑丘訢在雷渊饮马的故事,《吴越春秋》卷四也有记载:“椒丘訢者,东海上也。为齐王使于吴。过淮津,欲饮马于津。”^[14]从这条记载考察,菑丘訢饮马的神渊位于淮水岸边,是齐国前往吴国所经之处,具体地点当在今江苏境内洪泽湖一带,那里已经临近东海,传说是雷渊所在之处,属于中土东部的雷神传说。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如下记载: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为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七百里,以威天下。^{[15][16]}

郭璞注:“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15][16]}这种称为夔的神兽出入水必有风雨,并且有光伴随,其声如雷,显然是雷神,因此,把它的骨头称为雷兽之骨,用作鼓槌。郭璞称夔为雷神,这种结论是正确的。可是,他按照《海内东经》记载的雷神形态来描述夔,则与原文本义相疏离,夔作为雷神不是人面龙身,而是形体似牛,是又一类样态的雷神。

神话传说中有东部雷神,《易传》即把雷的生成

空间锁定在东方,《说卦》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高亨先生注:

《说卦》分一年为八季节,每卦配一季节,占四十五日。震为正春四十五日之季节。此季节万物皆生出,故曰:“万物出乎震。”《说卦》又以八卦配八方,震为东方,故曰:“震,东方也。”^[15]

这是通过八卦的推演,把雷的生成空间锁定在东方,是出于构造体系的需要,并不符合自然界的客观实际。尽管如此,这种观念对后代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人们对气候的解释往往沿袭此说,成为古代的传统理念。

如前所述,先秦两汉文献记载的雷神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出自楚文化,雷神的所在地是遥远的西方,以蒲昌海为背景,把那里称为雷渊、雷泽,雷神是龙身;另一个出自中土的东部地区,雷神或在淮水渡口,或在东海之中,雷神或是龙形,或是牛状。与此相应,雷还被纳入传统哲学的体系中,《易传》把雷的生成空间锁定在东方,这成为古代的传统理念。《远游》也把多种自然神纳入哲学体系中,并且与传统的五行学说多有相通之处。抒情主人公神游东方,“前飞廉以启路”“风伯为余先驱”,与抒情主人公相伴随的是风神。《管子·四时》称:“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19][842]}《远游》对东方所配置的神灵正是风神,与五行说相契合。《远游》抒情主人公神游北方,“召玄武而奔属”,玄武是水神。《管子·四时》称:“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19][854]}《远游》对北方所配置的水神玄冥,也与五行说相合。抒情主人公神游南方,“腾告鸾鸟迎宓妃”,传告的对象是鸾鸟,而五行说正是把南方与鸟类相配。抒情主人公从西北向西南神游,“左雨师使径待,右雷公以为卫”,陪伴他的是雨师雷神。《管子·四时》称:“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19][851]}雷雨并作,正是阴沉之

象。《九歌·山鬼》所描写的“雷填填兮雨冥冥”，表现的就是这种现象。就此而论，《远游》把雷神与西方相配，与中土的五行说亦有相通之处。但是，这种编排方式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未能成为主流文化的构成因素，反映的是楚文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等.楚辞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26.
-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王先谦.合校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5]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
- [6]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吴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892-893.

[8]左丘明.国语[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42.

[9]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64.

[11]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

[12]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131.

[13]许维遹.韩诗外传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342.

[14]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6.

[1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457.

On the Writing of Thunder God in Chuci(楚辞)and Shan-hai Jing

Li Binghai

Abstract: Lei Yuan recorded in Chu Ci: Summoning Souls is Puchang Hai(蒲昌海), also known as Lop Nur. This i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ang Bingzheng and other scholars. Puchanghai's geographical situation and natural ecology can be mutually confirmed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Summoning Souls. The Leize mentioned in Shan-hai Jing: Hainei East Sutra is actually Leiyuan, also lies in Puchanghai area. The place name Wuxi, also known as Daxi, refers to the far west. It can be mutually confirmed with the place name of Dadong in The Book of Songs, Xiwu and Xiyu mentioned in Guanzi and Guoyu: Qiyu. In Lisao and Far Travel, there are plot of the lyric protagonist's directed wandering, in which Leize appears in the far west. The thunder god recorded in Hanshiwaizhuan and Shan-hai Jing: Dahuang East Sutra is located in the East, forming a bipolar separation pattern with the Thor in the West. The Book of Changes set the formation direction of thunder in the East, which is incorporated with ancient "Five Elements Theory" and became a traditional concept in ancient China. Far Travel matches thunder god with the West, though it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it did not become a constituent factor of Chinese mainstream culture.

Key words: Leiyuan; Leize; Puchang Hai; eastern thunder god